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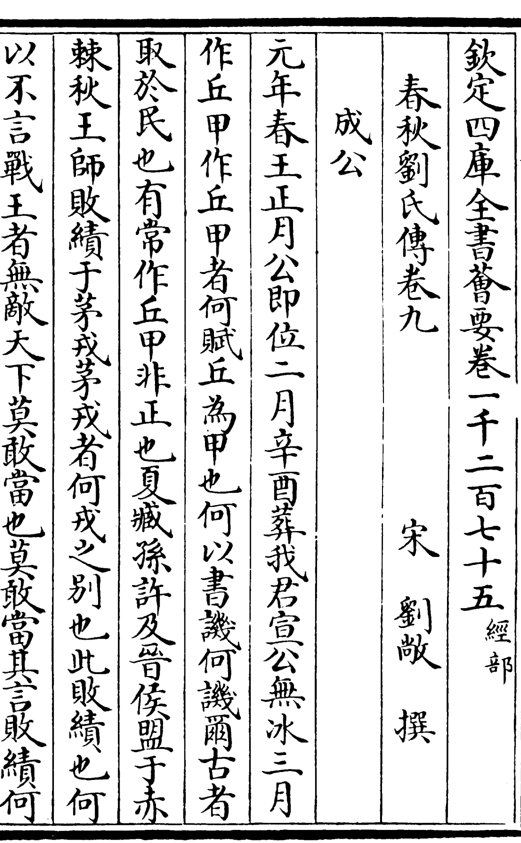
经部

春秋劉氏傳卷九

宋 劉敞 撰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三月作丘甲作丘甲者何賦丘為甲也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取於民也有常作丘甲非正也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戎者何戎之別也此敗績也何以不言戰王者無敵天下莫敢當也莫敢當其言敗績何



天下之勢大矣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敗也冬十月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孫良夫為志乎為此戰也云爾傳曰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同時而聘於齊齊侯使眇者迓眇者跛者迓跛者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說而出將去齊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然後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矣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

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帥言元帥者也其曰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何譏何譏爾古者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元侯之卿有軍作師以承天子諸侯之卿無軍敎衛以聽元侯魯一軍多矣二軍非禮也三軍僭也四軍悖也亡制甚矣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此齊國佐也曷為不繫之齊權在國佐也權在國佐奈何晉郤克為鞌之戰

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則是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此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郤克眹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此諸侯之大夫

也曷為不言諸侯之大夫貶曷為貶大夫僭而專怙勢而驕國君未有為人下之節也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嬰齊專于楚為兵車之會以威中國使蔡侯居左許男居右諸侯之大夫皆受盟焉爾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者何汶陽之邑也曷為圍之叛也叛則何以不言叛內不言叛內何以不言叛天子微諸侯僭諸侯微大夫淩大夫微倍臣脅矣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

如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此晉荀庚衛孫良夫

也何以不繫國貶曷為貶遂事也大夫無遂事古之聘

者圭璋幣帛受之祖廟辭無常孫而說諸侯自為正之

具也非盟之謂也鄭伐許其謂之鄭何夷狄之也曷為

夷狄之其為師之道於此焉以夷狄為之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

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

晉冬城郠鄭伯伐許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鄭伯何既自以為君矣春秋有待貶絶而罪惡見者貶絶以見罪惡也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梁山者何晉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傳曰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

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伯宗以告於君行之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猶曰周公后稷之廟魯公文王之廟武公武王之廟也云

爾取鄟鄟者何附庸之國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吳伐郯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吳入

州來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晉侯曷
為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鞌之戰齊師大敗
齊侯朝晉而事之晉侯說使魯衛皆反其侵地古者諸
侯不專土歸汶陽之田于齊非禮也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
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蓋以喪娶也宋未
有言喪者何用知其以喪娶也納幣不書以公子遂之

如齊納幣為喪娶故亦知宋公孫壽來納幣之為喪娶也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趙同趙括之累上柰何趙朔者晉侯之壻也其季父曰嬰朔死而亂其室趙同趙括怒戮而放之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必憂弗聽趙姬怒譖之于君曰同與括將為亂君問諸欒氏郤氏對曰固聞之君於是殺趙同趙括然則趙同趙括之罪柰何趙同趙括之為人臣也內不正其親外專戮以干其君足以殺其身而

已矣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曷為或言錫命或言賜命錫命爵也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若有加焉則賜曷為不稱天王譏何譏爾王者之制也無其德不敢服其服故雖天子不以私假人有臨諸侯之言焉有臨天下之言焉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此已絶矣其言杞何以杞夫人之禮為之也絶則曷為以杞夫人之禮為之言將歸焉蓋攝主以接諸侯也何以書譏何譏爾譏胥杞而歸之也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

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衛人來媵媵者何諸侯嫁女于諸侯以姪娣從二國往媵之亦以姪娣從諸侯必三歸媵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三國來媵非禮也交譏之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致女者何婦人既嫁三月而見於廟稱婦致之者成之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使卿致女也晉人來媵秋七月

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楚人以賂求鄭鄭伯會于楚晉人怒及鄭伯之朝也執之而伐其國鄭人改立君以拒晉然後歸鄭伯鄭之亂晉為之也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鄆者何莒附庸之國也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

乃不郊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傳曰葬晉侯也曷為不言葬晉景公不與葬晉侯也曷為不與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二國屬修士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動州里屬黨族公之葬晉侯非禮也以謂唯天子之事焉可也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

及郤犨盟此晉郤犨也何以不繫國貶曷為貶遂事也大夫無遂事然則孰及之公也則曷為不言公公不會大夫不與大夫盟公與大夫盟不言公非欲之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狄何以不言戰不與戰也曷為不與戰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其於戎狄驅之

爾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公如京師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公非如京師也為伐秦故如京師也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其言自京師何為爲恭也曷為為恭不敢過天子也曹伯盧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衞孫林父自晉歸于

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

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非正也古者葢一昭一穆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稱侯以執者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曹伯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喪公子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也為是執之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山之累上奈何宋公六

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蕩氏汰而驕共公卒已葬六卿作亂逐華元華元自晉歸于宋使國人攻桓氏殺大夫山黜魚石國然後定宋魚石出奔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其言會吳何會吴子也曷為再言會邾人吳云則不辭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

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晉侯為志乎為此戰也云爾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公子側之累上奈何戰于鄢陵也晉人射楚子中其目將復戰召公子側而謀穀陽豎者公子側之嬖也獻飲焉公子側醉不能見使者楚子曰

天敗楚也夫使謂公子側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焉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公子側北面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敢忘其罪遂自殺也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公不見見何以書不恥也曷為不恥前此者晉侯將伐鄭使欒黶來乞師未至而晉與楚戰叔孫僑如者佞人也惡季文子孟獻子將去之譖公于晉侯曰魯師之不至以待勝者晉侯怒為是不

見公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曹伯歸自京師此復歸也曷為不言復不與復也曷為不與復是殺其君之子者也其言自京師何言王之舍有罪也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晉侯用叔孫僑如之譖不見公執季孫行父非君臣之義也古者是謂重為仕而罰不勝遠為塗而誅不至其言舍之于苕丘何如不善而能已者君子之執者致行父何以不致未以歸故言

釋也已釋之故不致也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不言刺之何刺有罪也其有罪奈何是叔孫僑如之黨諸公者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用者曷謂用人也用之為言猶用也以人享也其以人享奈

何或曰殺之也或曰衋𠯗其鼻血以薦也天之祭特牲宗廟之祭大牢社稷之祭少牢牛羊人之用也用人淫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四月不時也九月非禮也以不時與非禮為不仁故君子疾焉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十一月無壬申其以壬申卒之何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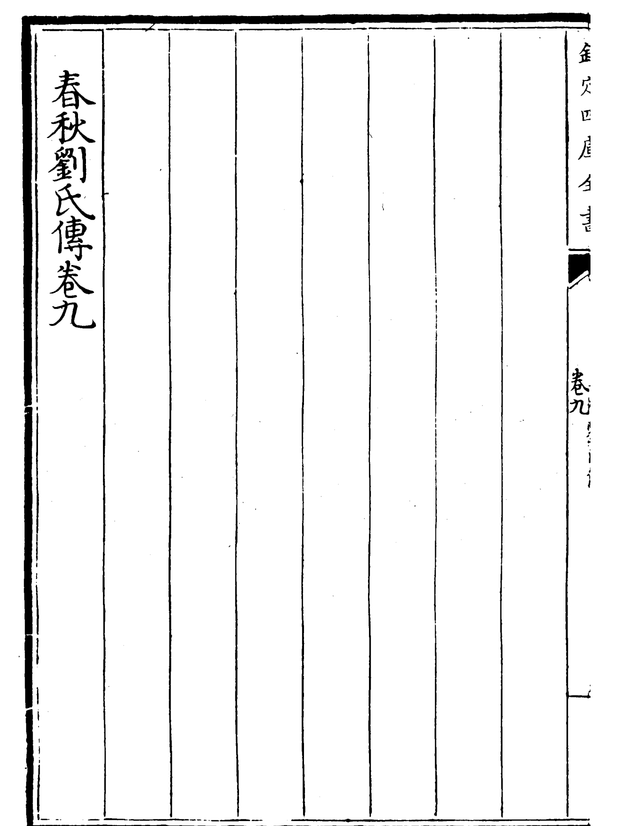
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此其為累上奈何晉厲公為無道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而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許之使胥童帥甲八百攻郤氏殺三郤尸諸朝而使胥童為卿又將殺欒書中行偃欒書中行偃懼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要而執之殺胥童乃弒公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此欒書中行偃弒之也其稱國以弒何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也齊殺其大夫國佐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國佐之累上奈何慶克者嬖大夫也通於齊侯之母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宫國佐知之召而斥之慶克不出夫人怒譖國子于君曰國子將為亂齊侯信之使慶克為卿以間國子國子亦怒殺慶克而以其私邑叛齊侯討之使士華免伏而殺之公如晉夏楚子

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曰伐宋以納魚石也伐宋以納魚石則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不與納也曷為不與納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於諸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有其實者居其名無其實者不得居其名有其名者享其功無其名者不得享其功其言復入何大夫無復復者位已絶也已絶而復惡也未絶而入亦惡也然則何言乎位已絶未絶大夫去

國君不埽其宗廟不係纍其子弟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邑此之謂君有禮此之謂未絶未絶而入惡也大夫去國君埽其宗廟係纍其子弟去之日遂收其田邑此之謂寇讎此之謂已絶已絶而復亦惡也交譏之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已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丁未

葬我君成公


春秋劉氏傳卷九

春秋劉氏傳卷十

宋 劉敞 撰

襄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其謂之宋彭城何圍邑必繫國非伐宋也故謂之宋彭城然則孰伐魚石也魚石走之楚楚子取彭城而封之諸侯為是討之楚已取彭城矣曷為繫之宋楚子不得取之宋魚石不

得受之楚雖專之君子不與也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姜者何成公之妻也叔孫豹如

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此鄭虎牢也曷為不繫之鄭取之矣非鄭地也何以非鄭地鄭不式命地非其地也不式命多矣曷為獨惡乎鄭賢晉悼公也以晉悼公為伯則宜取乎鄭者也晉悼公之賢奈何其為國也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逾德師不凌正旅

不偏師民無謗言以復霸諸侯遂者生事也大夫無遂事遂而節于禮義也此其為節于禮奈何會于戚將伐鄭鄭有成公之喪孟獻子曰不如城虎牢以懼之使畏而懷諸侯之大夫從之鄭人乃成然則何以不言取春秋原志其志非取之是以不言取也楚殺其大夫公子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公子申之累上奈何嬰齊也壬夫也申也三人者執楚國之政公子申賄而專嬰齊壬夫畏其偪也而殺之是君與臣同國之道也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其言如會何如會者赴會也於會受命也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之大夫則其言叔孫豹及之奈何恭也其恭奈何臣無專命於君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云者受命之辭也曷為殊及陳袁僑為其與陳袁僑盟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巳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定姒者何襄公之母也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此鄫世子巫也曷為與叔孫豹如晉鄫請於魯為之附庸故相與往見於晉也鄫曷為為附庸於魯鄫不勝莒魯之患求為附庸以自定諸侯死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畀其宗廟鄫失正矣天子建附庸非天

子命而私有之魯失正矣臣不能以矯其君子不能以正其父故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譏之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其言會吳何往會之也曷為往會之晉將合諸侯于戚吳子不至則使魯衛先之爾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壬夫之累上奈何前此者陳鄭去楚即晉楚人伐之不服媾之不可楚子怒曰壬夫實侵欲焉乃殺之是遷也然則壬夫之罪何壬夫之為人臣也怙勢

而懐利足以殺其身已矣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吳者夷也曷為序鄫之上抑鄫也曷為抑鄫鄫不能國非諸侯之列也公至自會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

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曷為不言萊君之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城費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鄵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内不地其曰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

鄵何見其以如會而卒也何見乎其以如會而卒傳曰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公子騑弑之公子騑弑之奈何公子騑執鄭國之政鄭伯不禮焉公子騑怒鄭伯將會諸侯廢之公子騑欲與楚鄭伯曰不可公子騑於是使賊弑鄭伯此弑也曷為不言其弑以卒赴也以卒赴則曷為遂書之偏絶其臣子也曷為偏絶其臣子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殺無赦故君弑臣不討賊命之曰非臣親弑子不復讎命之曰非子非臣非

子大惡莫甚焉鄭非無臣子也君子即其所以赴於諸侯而遂書之見鄭之無臣子也弒君多矣曷為獨於此為偏絶其臣子曰趙盾之弒其君也董狐書之以示於朝赴於諸侯仲尼曰良史也崔杼之弒其君也太史書之崔杼殺之其弟又書之又殺之其弟又書之乃舍之然後以赴於諸侯曰崔杼弒其君也弒君有四有絶其君者有絶其臣者有非所絶而絶之者有舉其臣子而絶之者此之謂也陳侯逃歸逃歸者脫而歸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此侵也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公在也曷為大夫會晉侯公反矣而未至也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穆姜者何成公之母也冬公

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其言會吳何會吳子也曷為再言會齊世子光吳云則不辭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陽者何妘姓之國也其言遂滅之何諸侯會而滅人之國非禮也諸侯與有貶焉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曷為列乎諸侯之上主會者為之也春秋之作也孔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古者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非攝其君則皮帛繼子男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傳曰公子騑執鄭國之政公子發為司馬公孫輒為司空作田洫奪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之田公子騑與尉止爭故五族作亂晨入鄭伯

之宫殺三人者于朝而走戍鄭虎牢此非鄭地矣曷為繫之鄭反之也曷為反之不土其地正也不土其地則戍之何諸侯以義反之矣而未入也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作三軍非禮也古者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元侯之卿有軍作師以承天子諸侯之卿無軍教衛以聽元侯何如則謂之元侯方伯州牧卒正連帥謂之元侯何如則

謂之連卒則方十國謂之連三十國謂之卒二百一十國謂之州分天下而治謂之方何如則可以為伯牧正帥天子之三公為伯其餘則諸侯有德者為之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晉悼公以諸侯伐鄭會于蕭魚其言曰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鄭伯請服使良霄告于楚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居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敢不敬從楚人怒為是執良霄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者何莒附庸之國也遂者主事也大夫

無遂事遂而亂非禮也此入者鄆爾其謂之亂何諸侯不專伐大夫不專命救台而入鄆是怒而已矣亂之道也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邿者何附庸之國也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己未衛侯出奔齊奔而名者見有君也衛有君矣衛侯何以不名不與剽而得兩君之名也曷為不與剽得兩君之名惡剽也其惡之奈何剽者公孫也執衛國之政矣剽之簒國人未有説焉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閲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劉夏也曷為不與天子之使劉夏劉夏士也然則逆王后曷使三公則已尊大夫則已卑孤卿節矣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我接之也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其言至遇何齊師還矣至遇而止也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剌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剌天下之大夫也若贅旒然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前此者邾莒交伐魯齊楚輔之晉將討焉未及而悼公卒平公即位已葬改服會于湨梁於是執邾莒之君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

非不當討也不可討也古之君子正已而物正矣晉侯之正未能以行其國而執人固所以非伯討也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来白狄者何白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與朝也曷為不與朝外之也王者内京師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白狄来朝非正也雖郤之可也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衛孫蒯淫獵于曹曹人閉門詬之孫蒯怒使石買師師以伐曹曹人訴諸晉石買以君命聘於晉晉人執之晉能知石買之伐曹為惡矣而未能知孫蒯之逐其君為惡也蒯者曷為者也孫林父之子也是始惡

於君而逐之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會者聚辭也既曰會矣又曰同圍齊何同圍之者猶曰環之也環之者何不通也諸侯之軍四分或焚其郛或攻其門譬如摟之者然此蓋伐也曷為不言伐圍不言伐也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春秋劉氏傳卷十

春秋劉氏傳卷十一

宋 劉敞 撰

襄公下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邾仍伐魯晉人疾焉執其君以刼其地然則曷為不言以歸舍之也曷為舍之未得其地故刼之已得其地故舍之公至自伐齊此圍也其以伐致何圍而以伐致者以伐告也取邾田自漷水其

曰取邾田自漷水何邾田非所取也漷水非所自也魯人之君而制其國介人之威而私其利晉魯之惡又甚焉爻譏之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古之為師也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穀者齊地也其曰至穀而復稱其義也非齊地則勿復乎曰止師而請之君曰可而後止不可則復之期可而後止臣之事君也

凡在國無專焉子之事親也凡在家無專焉臣子之大節也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高厚之累上奈何齊靈公娶于魯曰顔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焉戎子請以為太子靈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靈公曰在我而已使太子光居郚以牙為太子高厚傅之靈公疾

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焉光殺戎子執公子牙靈公卒光即位於是殺高厚也鄭殺其大夫公子嘉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公子嘉之累上奈何公子嘉公孫舍之公孫夏三人者執鄭國之政公子嘉富而專大夫患之相與討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尉氏之盜被之公子嘉使國人伐而殺之公子嘉之罪則足以殺其身矣被之罪則是大夫為政也冬葬齊靈公城西郛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公子燮之累上柰何蔡莊侯欲受盟於晉曰晉兄弟也先君與踐土之盟矣未能行而卒文侯即位公子燮請從先君國人不欲于是殺公子燮以說于國公子燮請從先君何以為有罪非其力也而任之非其民之欲

也而強之變之智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黄出奔楚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重書也何重乎陳侯之弟黄言不能親親也其不能親親柰何慶氏專陳而畏公子黄使譖諸楚曰黄將以陳之晉與蔡公子燮謀矣楚人以為討陳侯不能明公子黄走之楚呼而過國中曰慶氏為無道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漆閭丘者何漆一邑也閭丘一邑也曷為不言及公邑言以私邑不言及何如則謂之私也私邑者所受於君食之者也公邑者非食之者也傳曰以地叛雖賤必名庶其非大夫也名之為其以漆閭丘來奔也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傳曰欒盈之母范祁范祁亂欒氏欒盈將討其老范祁懼愬諸范匄曰盈將為亂范匄信之使城境而逐之此范匄逐之也其曰欒盈出奔何盈

之罪有以取之也盈之罪有以取之柰何曰閔子騫之事親也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故謂之孝盈不閑其家以放亡其宗是以盈之出奔也云爾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

夫公子追舒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追舒之累上奈何觀起者楚之佞人也追舒說之信而使之觀起之馬數十乘國人患其富追舒之子曰弃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追舒于朝而轘觀起於竟追舒之為人臣也足以殺其身矣然而楚子也與人之子而謀其父其刑已甚不可以行乎天

下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來奔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稱國以殺其大夫者罪累上也慶虎之累上奈何慶虎為無道暴蔑其君而去其親慶虎之為人臣也足以殺其身矣然而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三年國幾亡者陳侯則實使之也其言及慶寅何以罪及之也寅慶虎之族也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晉欒盈復入于晉入

于曲沃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帥甲以復入于晉晉人克懼范匄奉君以走固宫使國人拒欒氏欒氏乘公門而攻之弗勝郤走入于曲沃曲沃欒氏之邑也晉師圍曲沃然則曷為不言叛不言叛者非叛者也其非叛奈何劫衆以敵君則亂而已矣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其言次于雍榆何譏何譏爾次于雍榆非救攻之道也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傳曰孟氏與臧氏交惡仲孫

速卒孟氏閉門而告季武子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臧孫紇聞之戒孟氏將辟藉除於臧孫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武子武子怒命攻臧氏臧孫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人聚諸大夫而盟之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遽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晉人殺欒盈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討賊之辭也齊侯襲莒襲之者何掩之也何以書譏何譏爾襲人而勝之雖得天下仁

者不爲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

崔杼弑其君光傳曰莊公放言淫于崔氏崔杼怒伏甲于其家稱疾而卧公又問之則圍而攻之公登臺請免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晏子聞君弑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行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

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

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

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

出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

儀楚屈建帥師滅舒鳩舒鳩者何國也冬鄭公孫夏帥

師伐陳十有二月吴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巢者何國也

何言乎門于巢卒入門乎巢而卒也吳子遏伐楚則曷為入門乎巢而卒吳子將伐楚不假道于巢引師而入焉巢人以為寇也射諸城上而殺之此蓋滅也其言卒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非巢之罪也亡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為之釋甲入國則不馳古者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死而不義者皆畏之類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不與剽得兩君之名則其曰甯喜弒其君剽何甯氏殺之是以

稱弑焉甯氏弑之奈何孫林父逐衛侯衎而立剽甯殖者上卿也君出弗從剽立弗爭也故乎出衛侯而立剽焉者甯殖為之也殆而悔之則無及已疾且死召喜而告之曰出君者孫氏也非我也雖然已矣吾不能討矣爾能討之則勿忘討之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君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君何如獻公曰子苟使寡人反國者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寡人願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

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喜伐孫氏不克將出舍于郊國人知之皆伐之然後克之殺剽而後逆獻公以歸昉乎出衛侯衎而立剽焉者甯殖也則曷為使喜加弑為見喜之受命於殖

而殺剽也然則為甯殖者宜柰何宜乎効死勿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衛侯衎何以名貶曷為貶惡也其惡柰何衛侯出亡至于竟使祝宗反奠于廟且告無罪夫人姜氏曰無神何告苟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予三罪也告亡而已故此三罪者亡之道也其言歸何易也其易柰何甯喜挽之公子鱄推之夏晉侯

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此其爲甚之奈何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生佐焉以弃爲夫人弃惡太子痤左師戍亦惡之公使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伊戾無寵譖諸公曰太子將爲亂公弗信太子享楚客於野伊戾坎血埋書其幕下疾騁而告公曰太子遂

為亂矣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夫人曰聞之問諸左師左師又曰聞之於是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公徐知其無罪也烹伊戾晉人執衛甯喜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甯喜弒君曷為不以伯討之辭言之不君剽之立不成其弒之名也甯喜如晉晉人之知曰爾曷為納君而伐孫氏云爾非伯討也齊侯鄭

伯見于晉侯而請之曰所謂盟主正其違而治其煩也
今為臣執君無乃不可乎晉於是歸甯喜八月壬午許
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
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
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甯
喜弑君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不君剽之立不成其
弑之名也甯喜納衛侯則衛侯曷為殺之喜也專衛侯

也驕是以反其初言而殺之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重書也何重乎衛侯之弟鱄衛侯之反國也公子鱄與約言焉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織絇邯鄲以託焉或勸之仕曰不可仕而廢其事則罪也從之則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弗仕君子蓋貴之也秋七月辛巳豹

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豹何以名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善是盟也曷為善之弭兵以綏諸侯晉趙武楚屈建之謀也地于宋以宋為主也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冬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公也未有言存公者其曰存公何公之在楚則殆乎不得反矣國非其國也公之在楚則曷為殆乎不得反國非其國季武子居君之位攝君之祭國人屬焉取卞以自封使公冶告于楚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公曰是疏我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榮成伯強之乃歸故曰公在楚無魯之辭也夏五月公

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閽弑吴子餘祭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吴子餘祭之近刑人奈何吴子餘祭伐越勝之刑其俘以為閽使守舟吴子觀舟閽以刀弑之淫于刑之禍也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髙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吴子使札來聘吴以國稱君以人稱大夫其曰吴子使札來聘何

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季子之為道也非其義雖與之萬乘之國不受其不受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以為君季子曰不可昔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將建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今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固讓之則弃其室而耕謁乃稱曰請必無與子國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

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余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閭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簒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

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吴國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殺世子母弟且稱君者甚之也此其為甚之奈何儋括將作亂立佞夫佞夫弗知王誅儋括也并殺佞夫非親親之道也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者何伯姬也未有言謚者此其曰共姬何賢也何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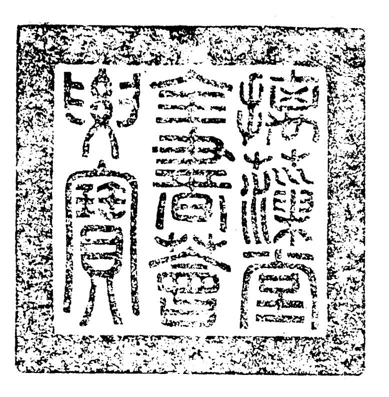
爾宋災火至于伯姬之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傳曰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疾之而與公孫黑爭公孫黑因其醉也而伐之良霄奔于許自許襲鄭由墓門之瀆入介於其庫以伐公門弗勝死于羊肆曷為不言復入位未絶也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討賊之辭也冬十月葬蔡景公賊未討

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景公淫而不父以謂未有若景公之為者也是其若禽獸然是何足以父子君臣之道責也云爾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其言所為何譏何譏爾晉人與諸侯十二國之大夫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謀之也曰更宋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也何言乎非務會者講禮正刑壹德紀天下也蔡侯弒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

之微矣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侯之喪諸侯會之非禮也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春秋劉氏傳卷十一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録監生臣邱桂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劉氏傳卷十二至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劉氏傳卷十二

宋 劉敞 撰

昭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其屬通也諸侯之尊則兄弟曷為不得以其屬通諸侯非始封之君臣諸父昆弟其在朝廷爵以

德𦔳以官體異姓也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尊尊也三月取鄆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重書也何重乎秦伯之弟鍼言不能親親也不能親親奈何鍼有寵於先君甚富秦伯弗善也其母覺焉曰不去將選選必死自是走之晉秦伯卒而後反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去疾者何莒展者何去疾莒公子也莒展莒子也莒子則其謂之莒展何

貶曷為貶展不子也其不子奈何展繼弑君者葢不討賊焉爾也叔弓帥師疆鄆田疆之者何溝封之也曷為溝封之别乎莒也何以書譏何譏爾以亂為利也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其以累上言之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去有罪以放乎亂也其放乎亂奈何公孫黑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誅也以為大夫

又與公孫楚爭娶于徐吾氏徐吾氏歸于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為卿又將為亂疾作而卧子產使吏數諸其家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良霄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矯君之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則幸而勝之云爾冬公如晉至河乃復此復也其言乃何乃難辭也何難爾晉侯之嬖妾死公親弔焉晉人辭曰非伉儷也君毋辱於是反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

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傳曰燕簡公多外嬖大夫畏其逼也相與比而殺公之外嬖謂其罪也相與出公而立君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人執徐子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柰何楚人仇吴徐子吴出也以為貳焉而執之非道也君子不遷怒不逆詐不億不信曷為不言以歸申楚地也

天子家天下諸侯家其國天子不言出諸侯不言歸其國其義一也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討也其為齊討奈何崔杼弑其君慶封與焉齊人將討之慶封走之吳吳與之朱方而居之然則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諸侯皆在是分善於諸侯也分善於諸侯者何不與楚子而專是善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臣弑君子弑父者

力能討之則討之矣曷為不與楚子而專是善楚子亦弑其君其義固不可以討也此未有言弑其君者其曰楚子弑其君何楚子麇有疾公子圍入問之以冠纓縊麇而殺之葬於郟謂之郟敖乃自立也以疾赴於諸侯楚子麇卒是也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楚子既執慶封將戮焉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默乎播於諸侯焉用之弗聽負之斧鉞以狥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

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粲然皆笑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遂滅賴九月取鄫其言取之何取附庸之辭也鄫也曷為謂之附庸莒已滅之矣為附庸乎莒也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舍中軍者何三而置一也曷為三而置一作三軍始僭矣非禮也舍中軍始厲矣亦非

禮也楚殺其大夫屈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屈申之累上柰何楚人仇吴而疑屈申謂屈申貳於吴也而殺之然則屈申之罪何屈申之為人臣也君弑則不能討國亂則不能去北面而事寇讎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暨者何及也及則其言暨何暨猶暨暨也暨人以平非禮也蓋強之也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諸侯之尊弟兄不

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重書也莫重乎殺君之世子者矣陳侯之為此禍也陳侯之為此禍奈何陳哀公元妃生世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公子招公子過哀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世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陳公子留出奔鄭此子也其曰公子

何其意不當也秋蒐于紅何以書譏何譏爾蒐春事也
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然則曷為
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公曷為不得與於蒐三家者
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民食焉爾陳人殺其大夫公
子過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
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此楚子也其稱師何貶曷為貶
乘人之亂滅人之國執人之賊殺人之臣稱侯則疑於
伯稱人則疑於討滅重矣故一見之於師也滅國不葬

其曰葬陳哀公何以楚子之葬之著焉也楚子滅陳則曷為葬其君為說也葬臣子之事也斥言楚子而葬陳侯甚賤之也然則其為說奈何曰滅人之國而縱其賊為非所為以求媚說者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災邑災不志陳已滅矣其言陳災何君存焉爾非君存則不赴不赴則不弔秋仲孫玃如齊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

仲孫玃帥師伐莒師言元帥者也其曰季孫意如叔弓
仲孫玃何僭三軍也此舍中軍矣其曰僭三軍何舍中
軍為制也僭三軍為利也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
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
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子虔何以名絶曷為絶之為
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絶之懷惡而討不義
君子不予也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

蒐大蒐于比蒲大蒐者何大比也大比之禮均土地閱老幼物六畜會車馬齊貢賦治器械三年而修之者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不貳事夫人歸氏甍大蒐于比蒲非禮也羊舌肹曰魯君其亡乎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世子友以歸用之君

存稱世子君沒稱子某君既沒其稱世子何君沒而稱世子者正疑乎不正君子與之繼世焉世子猶世世子也靈公弑其君其子非正也曷為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蓋其道之謂也楚子虔誘蔡侯般而殺之世子有守國楚師圍之八月而克之不能服於是虐用之古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寢苫枕戈終身則友之為者盡於世子矣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陽其言納何言

納者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此復也其言乃何乃難辭也何難爾前此者師伐莒疾焉莒人訴于晉晉侯以為討謂公無辱於是反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成熊之累上奈何楚子惡成熊或謂楚子曰是若敖之餘也若敖之亂國幾亡楚子殺之古者父子兄弟不相及然則是殺無罪者也其以累上言之何成熊之為人臣也懷寵

而安利足以殺其身而已矣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其謂之晉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其為師之道於此焉以夷狄為之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費者何内之邑也曷為圍之叛也孰叛南蒯也南蒯者曷為者也季氏之私也惡乎叛叛乎齊曷為不言其叛内不言叛内何以不言叛天子微諸侯僭諸侯微大夫淩大夫微陪臣脅矣叔弓帥師圍費若言異國然彊不義之至也夏四月楚公子

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易也其易奈何楚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苦之諸侯怨之公子弃疾主方城之外以君陳蔡脅比而立焉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先歸者復其田里後者劓衆潰而散靈王經而死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討賊者稱人以殺之其曰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何不與弃疾之討賊也弃疾脅比以弑其君殺之以取其國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

當則曷為如弑焉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平丘善是盟也曷為善之諸侯請命于天子為平丘之會以反陳蔡興滅國繼絶世焉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不與盟何以書不恥也曷為不恥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國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信之為是不與公盟故不恥也公至自

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皆何以名貶曷為貶諸侯謀之楚人復之因用事歸矣猶專封者也然則其言歸何易也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此復也其言乃何乃難辭也何難爾公將請季孫意如於晉晉人曰不可然後反吳滅州來州來者何國也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此非大夫也何以書君之母弟也何以知其母弟也公子非大

夫不書其不曰弟何也子未逾年則亦未即位未即位
故反繫之先君雖繫之先君書也殺世子母弟目君此
其稱國以殺何母弟以兄為貴貴成而君稱國以殺者
罪累上也意恢之累上奈何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
人弗順其大夫蒲餘侯惡意恢之為人也而殺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
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其言去樂卒事何譏何譏爾
君在祭樂之中大夫雖有變不復也不繹而已矣君在

祭樂之中大夫而變而以復強也君命之則無所不通其復也而為之變節也節者何籥已入矣而為之去樂禮也夏蔡朝吴出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吴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楚子何以不名此誘而殺之非誘而滅之也於乎殺之殺之楚也春秋諸侯死不以其道名戎蠻子何以不名略之也曷為略之言戎蠻子之所以放乎死者有以自取之有以

自取之奈何其為人也好亂而不信固亡其國之道也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已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戎冬有星孛于大辰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楚人為志乎為此戰也云

爾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

春秋劉氏傳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二百七十九 經部

春秋劉氏傳卷十三

宋 劉敞 撰

昭公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何以書記災也四國同日而俱災非人力所為也已其序宋衛陳鄭春秋之正也同德則尚爵同爵則尚親同親則尚齒傳曰鄭災子產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

史徙主祏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使商成公儆司宮使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使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使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於玄冥回禄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寛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亦如之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六月邾人入鄅鄅者何國也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

買已卯地震秋髙𤼵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葬討之矣此未有言討之者其曰討之何以止之自討為討之止之自討奈何許悼公瘧太子止進藥焉悼公飲之以卒止曰是我弑吾君也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此止之自討也君子以為盡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殺無赦止弑其君而莫之討其謂之盡何春秋原情止之情以忠信為之也止之情以忠信為之則

曷為加弒焉爾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君有疾飲藥
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許世子止不知世醫
不知嘗藥以陷於大故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
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
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以其義為已討矣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未有言自
者此其言自鄸何自鄸待放也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
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為位鄉國而

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蔑乘髦馬不蚤剪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此去國之禮也秋盜殺衛侯之兄輒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有人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兄云者以重書也何重乎衛侯之兄輒言不能親親也千乘之國亦大矣而盜得以殺其兄故君子閔焉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入于宋南里者何入宋而居於南里也蓋中國而守之然則惡乎畔或曰畔乎陳也或曰畔乎楚也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傳曰諸侯救宋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楚

乞師楚使薳越助之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乃出華氏大蒐于昌間何以書譏何譏爾大蒐于昌間公不與非禮也蓋不得與爾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何言乎王室亂亂自

內作者也亂之爲言事未有所成也傳曰景王太子早
天諸子皆欲立劉子單子傳王子猛者也尹氏召伯毛
伯傳王子朝者也猛長而貴朝幼而卑其爲尊卑也微
國人莫知王愛朝將立焉未及而崩諸大夫爭立君帥
兵以相攻于是大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以者何
行其意也貴則行乎賤大則行乎小事君臣也曷爲以
行其意言之譏何譏爾君昬不能正國危不能正亂而
後謀之猶行其意者也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謂之王猛

何正也生名之死亦名之其曰居于皇何正也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其言入何不嫌也曷為不嫌以宗廟為内也王城者何天子西都也冬十月王子猛卒王猛則其曰王子猛何王子猛云者王之子猛也其不曰王子猛何别嫌也嫌也别之終也正之其謂之卒何未踰年之王也謂之卒則可謂之薨則不可十有二月

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

執我行人叔孫婼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晉惑邾人之愬以執叔孫使叔孫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寡君之命介子復回在請使當之不然不敢廢周制乃不果坐館之於箕晉人圍郊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晉人曷為圍天子之邑子朝之黨在是也天子蒙塵于外諸侯必奔問官守稱晉人惡其微也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也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

來奔傳曰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不事齊其大夫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莒人立郊公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其言敗何詐之也其詐之奈何楚令尹帥諸侯之師以伐吳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

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令七國同役而不同心若分師以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乃揺心矣可大克也吳子從之三國奔諸侯亦奔楚師還其言滅獲何别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天王居于狄泉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臣子辭也尹氏立王子朝此已立矣其稱王子何其意不當也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何言乎有疾有疾所以見無疾也

然則其言乃何乃難辭也蓋逮於有疾而反爾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叔孫婼至自晉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賢也何賢爾不順乎季氏也其不順季氏柰何昭公孫于齊叔孫婼使而反見季孫意如意如稽顙曰子若我何婼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意如曰茍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婼于是從公于齊言曰請安衆而納公公命之歸意如有異志婼惡其

給也不可以並立乎國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遂自殺也叔孫婼之智則未叔孫婼之忠則盡矣然則曷為不於其死焉褒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為可褒奈何晉人執叔孫將以辱之則不能屈將以劫之則不能奪使求貨焉則不與朞年而辭之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敢致諸從者以大夫聘於諸侯之禮享之而歸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有鸜鵒來巢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其言上辛何郊用辛有上辛則有下辛矣言一月而再雩也齊侯唁公于野井唁者何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昭公積惡季氏謂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如何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

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遂伐季氏圍之季孫意如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駒曰君不如許之是其徒多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又弗從叔孫氏之司馬駿戾言於衆曰若之何莫

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駿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孟氏亦入殺郈昭伯而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昭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

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

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菑以幦為席以鞌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

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憂内也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外取邑稱人此其稱齊侯何稱人者授之也稱齊侯非授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其言至自齊居于鄆何道義不外公也夏公圍成成者何孟氏之邑也曷為圍之不聽也天子微諸侯僭諸侯微大夫陵大夫微陪臣脅公圍成若言異國然彊不義之至也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公至

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於鄆夏四月吳弒其君僚親弒僚者闔閭也其稱國以弒何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也闔閭弒僚則曷為以衆弒君之辭言之謁也餘祭也夷眛也不與子國而與弟凡為季子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是廢讓而毀義以成簒也國人莫說故謂之衆弒其君也楚殺其大夫郤宛稱

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郤宛之累上奈何楚令尹囊瓦賄而信讒費無極比焉謂囊瓦曰郤宛欲飲子酒又謂郤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氏郤宛曰我不足以辱令尹令尹來辱為惠已甚吾何以酬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郤宛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使視之則信有焉不往使大夫攻郤宛殺之其家然則郤宛之罪何郤

宛之為人臣也知無極之讒而不能戒逢囊瓦之欲而干之古者家不藏甲飲酒必以禮郤宛之道足以殺其身者也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曷為唁公不得入于晉也公曷為不得入於晉季孫氏不使得逐於晉以乾侯寄也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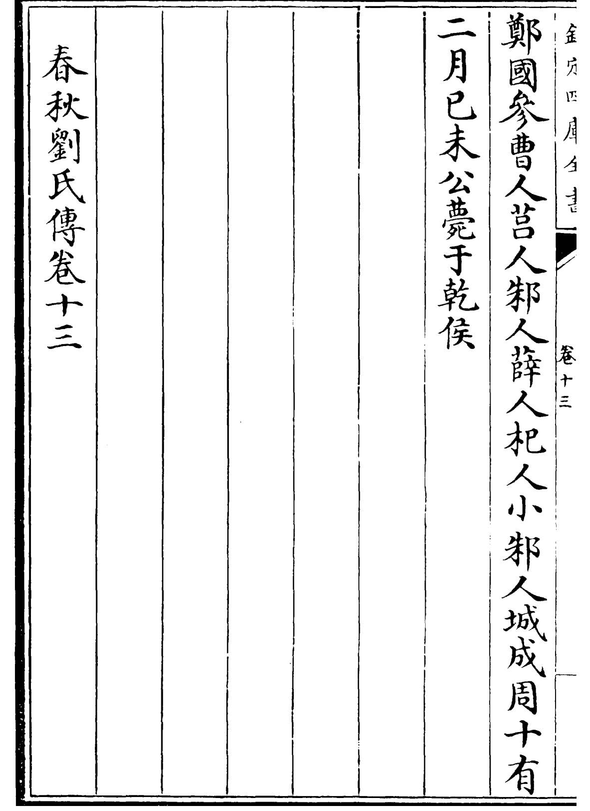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其言公在乾侯何正月以存公也曷為存公公在外也公在外久矣曷為於此乎存公居于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也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

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徐子章羽何以名貶曷爲貶賤也其賤奈何吳子伐徐防山以水其城章羽不能守斷其髮攜其妻子以逆吳子吳子唁而復之使其邇臣從之自是走之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公在外其言會何以公命狩之也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

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
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絶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
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
有異心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
侯會于適歴矣則曷為唁公唁公使之入也荀躒曰寡
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
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其宗祧以
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走

而追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謂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駒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意如必與君歸公將從之從者脅公不得歸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者何邾之別子也曷為不繫乎邾濫邾之別封也邾之別封其不曰濫黑肱何非天子所封故不與得專封之稱也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



鄭國叅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十有二月巳未公薨于乾侯

春秋劉氏傳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二百八十 經部

春秋劉氏傳卷十四　　宋　劉敞　撰

定公

元年春王何以無正月定無正也定何以無正定之始非正始也其非正始柰何定者公子宋也昭公之弟也昭公薨于乾侯季孫逆其喪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焉喪至于壞隤公子宋先入以主社稷蓋受之季氏也非受之先君者也定無正則何以不言正月微辭也正月者正

即位也定之即位後未可以言正月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晉人者何晉大夫也晉大夫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大夫在外其曰專執何執人於天子之側而不以歸是專而已矣其言于京師何于京師者以王事討也其以王事討奈何城成周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為是執之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

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天子崩七日而殯諸侯薨五日而殯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煬宫煬宫者何煬公之宫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宫非禮也冬十月霣霜殺菽何以書記災也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其言及何災自雉門始也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不務公室也雉門天子應門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
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
辰蔡公孫歸生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
諸侯盟于皐鼬此一會也曷為再言公非一會也何用
知其非一會也會而盟者不復言公公及諸侯盟于皐
鼬非一會也于召陵齊國夏存焉于皐鼬不言齊大夫

非一會也然則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其不足序柰何欲治楚而後不能也諸侯曷為欲治楚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三年然後歸之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以其子及大夫之子質於晉以請伐楚晉於是與諸侯十有八國之衆會于召陵以侵楚天子使大夫臨之盛矣晉荀寅求貨于蔡蔡人弗與既而辭諸侯會于臯鼬亦無事焉晉是以失諸侯中國遂大亂

吳入郢自皐鼬之盟始也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劉卷者何劉子也內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以其嘗會諸侯天子為之赴也何以不言爵畿內之君也不亡爵故不與爵稱也然則其名何卒從主人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舉楚師敗績吳何以稱子進也曷為進之吳彊國也自甲以聽蔡侯之義達天子之命成

伯討焉其成伯討柰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閭闔閭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于楚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及蔡侯不得志于臯鼬楚復伐蔡圍之蔡請師於吳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為可矣于是興師而救蔡此楚囊瓦也其稱人何見一貶焉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楚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

也其反夷狄柰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葢妻楚王之母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於蔡於越入吳於越者何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意如逐君死何以卒之或曰定之大夫也或曰不嫌也有待貶絶而罪惡見者貶絶以見罪惡也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也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使言上客者也其曰季孫斯仲孫何忌何是非常使也是非常使者何陽虎將作亂殺三桓以取魯國彊二子者聘於晉使之請已謂晉人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蓋魯之亂自此始矣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祁犂聘于晉主趙簡子飲酒焉范氏

趙氏方惡其宰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賈禍也

子必死已范獻子果怨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

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祁犂冬

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此仲孫何忌也其謂

之仲孫忌何二名也二名者何更名也一名更名非禮

也名者所受於親者也古者已孤不更名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

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

伯討奈何齊侯鄭伯會于鹹召衛侯衛侯將往諸大夫
畏晉不可使北宮結往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大
夫則從矣齊侯從之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齊國夏帥師
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
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
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
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

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從者何順也其祀何禘也禘則曷為不言禘譏何譏爾從祀先公正也所以從祀先公則非正也其非正奈何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陽虎欲去三桓而代之從祀先公以説焉非能正者也雖通其義君子不予也盜竊寶玉大弓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曷為竊乎寶玉大弓陽虎拘季孫孟孫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鍥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

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季孫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臨南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季孫曰往也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駷馬入于孟氏陽越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公斂處父帥甲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内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宫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

其人曰追其將至陽虎曰魯人聞予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其人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虎入于讙明年走之齊寶玉大弓者何夏后氏之璜封父繁弱周公之分器也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弓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非重寶也蓋貴天子之命先祖之守也然則惡乎得之陽虎反之陽虎竊寶玉大弓則曷為反之虎將走之齊齊人弗義其盜也反之以

求說焉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齊人曷為來歸鄆讙龜陰田夾谷之會孔子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停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聞之遽止之謂晏子曰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而已矣於是歸魯鄆讙龜陰之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其屬通其弟云者以重書也何

重乎宋公之弟辰言不能親親也暨者何及也猶暨暨也蓋強脅之也其強脅之柰何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畀之公子地有白馬四景公之嬖桓魋欲之景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景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反子地出奔陳景公弗止辰為之請景公弗許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於是暨仲

佗石彄以奔陳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及之者何從也向謂之暨今曷為謂之從出奔陳謂之暨則可自陳入于蕭以叛謂之暨則不可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隳郈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隳費曷

為墮郈墮費費季孫之邑也郈叔孫之邑也彊且亟畔故墮之何以書譏何譏爾帥師墮郈帥師墮費與患之道盡矣而慮亂之道不足也唯及誰身之謂乎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黄十有一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

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柰何晉趙鞅保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葢與君為市也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孔子曰人雖謂之不要君吾弗信也其是之謂與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

衛侯于鞏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者何俎實也祭肉也腥曰脤熟曰膰脤膰以親兄弟之國受脤禮也歸脤非禮也葢鞏而致之也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其言來會公何譏何譏爾譏不朝而會也諸侯無事相見于郤地曰會于祖廟曰朝來會公非禮也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

牛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壬申公薨于高寢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蒢邾子來奔喪其言來奔喪何喪急事也故以奔言之諸侯之喪諸侯奔之非禮也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定姒何以書葬未

逾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冬城漆

春秋劉氏傳卷十四

春秋劉氏傳卷十五

宋 劉敞 撰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衞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

句繹曷為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君矣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君存稱世子君沒稱子某君既沒其稱世子何君沒而稱世子者正疑乎不正君子與之繼世焉世子猶世世子也蒯聵之為正奈何衛靈公之夫人南子通乎宋朝蒯聵患之入而謂夫人夫人啼而走趨公曰蒯聵將殺予公執其手與之登臺而逐蒯聵蒯聵奔宋納者與納也曷為不納于衛而納于戚衛立輒矣

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也蒯聵之子何以得立靈公遊於郊公子郢御焉靈公曰余無子將立女郢不對他日又言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及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之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蒯聵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晉趙鞅為志乎為此戰也云爾冬十月葬衛靈

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公子駟之累上柰何楚子圍蔡蔡人不能守使男女别而纍以聽命焉楚師還蔡請遷于吴吴人許之既而悔之吴以師臨蔡蔡侯懼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説哭而辭墓自是從于州來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衛戚也曷爲不曰圍衛戚子之義不可以加乎父也曼姑主兵以圍戚則其先齊國夏何臣之義亦不可以加其君也冉有謂

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出曰夫子不為也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桓僖久矣其宫何以存不毀也曷為不毀三家者出於桓立於僖以是為說者也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僖乎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

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弑蔡侯申蔡有申矣其又曰申何遠也古者不諱及周而後諱諱之曰舍故而諱新舍之禮也名之非禮也舍之何以禮遠也天子及七諸侯及五大夫及三士及二舍之禮則名之何以非禮大夫之諱不舉諸其家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以為盡人心也古者諸侯或為禘或為祫雖毁廟必升食于太廟有諱之道存焉爾蔡公孫辰出奔吴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

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者是非伯討也戎蠻子去楚即晉楚人謂晉人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於是執戎蠻子歸于楚猶曰京師楚也戎蠻子赤何以名執而名者不反之辭也楚人既得戎蠻子為之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其遺民至而盡俘以

歸城西郛六月辛丑亳社災亳社者何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屋之屋其上而柴其下亳社災何以書記災也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為以閏數喪之以月筭者以

閏數以年筭者不以閏數

六年春城邾瑕邾瑕者何或曰邾之瑕也或曰内邑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柤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陽生入于齊則其曰陳乞弑其君荼何陳乞君之陳乞廢之是以加弑焉陳乞君之奈何齊景之子六人陽生長而愛荼將立焉謂陳乞曰吾欲立荼何如陳乞對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不欲立則不

立君如欲立則臣請立景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
賤匹貴少凌長亂之本也君用讒人之謀臣恐後之人
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而成其利者景公不聽陽生謂
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
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
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荼立陳乞使人迎
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
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

於是皆之陳乞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問之則闞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而君之爾陽生既踐阼使朱毛告于陳乞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陳乞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不然孺子何罪陽生悔其

言使朱毛遷荼于駘而殺之是以謂之弒其君也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吴于鄫秋公伐邾八月已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孰入之公也公則何以不言公諱也曷為諱公一闔廬也邾子益何以名賤之也賤之奈何虜服也獻于亳社囚于負瑕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吴伐我其不言

鄙何受之也曷為受之猶曰吾過矣入邾以其君來吾過矣公入邾處其公宮使衆宵掠邾之臣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走之吳而請救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吳子從之夏齊人取讙及闡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子益來也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讙及闡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此師也其言取之何覆之也覆而敗之不遺一人之辭也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其名何奔而名者見有君也傳曰邾子益為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公子革以為君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薛

伯庚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不言鄙者受之也此其為受之奈何蓋伐畏也夏陳轅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國書為志乎為此戰也云爾秋七月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用田賦者何藉田為賦也何以書

譏何譏爾古者取于民也有常用田賦非正也夏五月
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
娶同姓蓋吳女也何以不曰夫人薨命於天子然後成
夫人孟子不受命不可以稱夫人蓋自是魯夫人不命
於天子也公會吳于槖皐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宋
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何以書記災也此非災
之月其曰災何歷不得其正也魯有螽季孫問於仲尼
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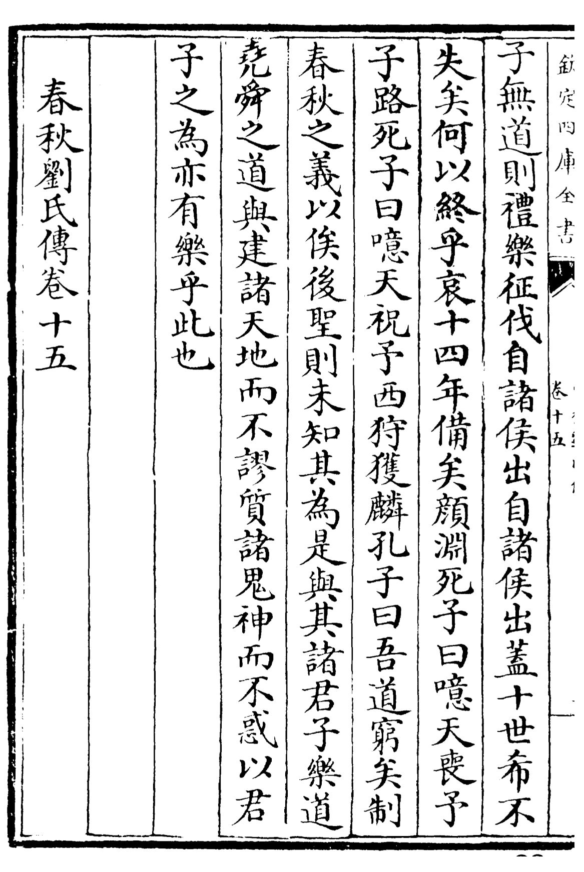
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吳何以稱子吳進也吳進奈何吳主夫差與晉定公約會于黄池晉侯不可夫差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無以共事上帝鬼神用命孫糺合一二兄弟之國孤將守吾先君之班爵不敢進退恐事之不集為諸侯笑君其圖之晉侯懼許諸吳於是始為諸侯伯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楚公子

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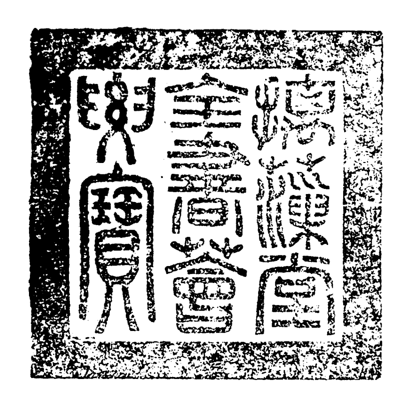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者何仁獸也傳曰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狩非其時書此其時也何以書為獲麟謹也狩非其地書此其地也何以書為獲麟謹也

何謹乎獲麟麟之為物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後世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然則何以記乎魯約史記而為春秋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杞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宋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亂之所自來也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



子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何以終乎哀十四年備矣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建諸天地而不謬質諸鬼神而不惑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春秋劉氏傳卷十五



覆校官編修臣曹　城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錄監生臣邱桂蟾